



冬 绿

■ Donglu

■ 严沁系列小说集 17

■ 她注视着宇若，

不能用身心去迎接他的挑战……

们的心在战里，

起惊涛骇里。

与他痛赴那无人的约会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Yanqin Xilie Xiaoshuoji

17

冬

绿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冬绿/严沁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. 1
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—5059—3249—7

I. 冬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570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:00873

书 名	严沁系列小说集
作 者	严沁 (香港)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若竹
责任校对	宋小燕 荣荣
责任印制	董 华
排 版	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
印 刷	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8500 千字
印 张	430
插 页	100 页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—5059—3249—7/I · 2459
全套定价	730.00 元 (15.80 元)

一

暮色中，艾文荻孤独沉默地朝他家的大屋走去。

台北市近郊“关渡”。

这是比较僻静的地区，没有富人的别墅，甚至连乡民住屋也很少。

公路两旁有田，有山坡，公路下面有二十几级石阶，石阶下是个小小的火车站。或者就是因为这火车站的关系，有一条短短的，简陋的街——它甚至不能称为街，狭小得不容汽车经过。街里有一座庙，相当古老的庙，逢年过节时，坐火车而来的善男信女，使这座古庙香火鼎盛。街两边那许多小小的，贫乏的，不很清洁的小店，就依赖着古庙而生存——无论如何，高高在上的公路是看不见这些的，它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。

公路上有几座比较大的山坡，右面一座是一间大学，左面一座是属于神学院，另外是一些军营。神学院的旁边一座山坡上，有两幢毗连着，型式很相像的大屋——不，可以称之为洋房，一幢是艾文荻的家。另一幢是姓李的。

艾文荻的父亲艾沛生是位退休的老医生，他选择僻静的地区，只是想真正得到繁忙四十年后的退休生活，

冬 他买下一块山地，他还有一点小小的计划——退休并不是说整天坐在那儿吃吃喝喝，找一点小工作，也是种生活情趣。因此，艾沛生计划开设一个小型农场。

绿 2 走在蜿蜒的山路上，艾文荻已能望见这里的灯光，爬山路是辛苦的，却使年轻人能够锻炼好体力。脚下的泥土是红黄色，怪异而贫乏——文荻不懂泥土的事，直觉地，他认为红泥不肥沃，父亲开垦农场一年了，似乎，红泥上并没有生出什么青绿植物，看来，今年又会是枯黄萧瑟的冬天。

一辆汽车从山脚下直冲上来，文荻微微瞥了一眼，是他哥哥艾文瀚——汽车从他身边掠过，竟没有一丝停留的意思，甚至没有一声招呼——怎样的兄弟？

文荻还在读大学四年级，物理系的，功课很好。文瀚比文荻大八岁，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医生了。医生，不是吗？文瀚继承了父亲的衣钵，还有什么比继承衣钵更能讨父亲欢心的？何况文瀚能言善道，又能察颜观色，长了一副讨人喜欢的孩儿面，一脸孔似无邪、似真诚的笑容，他怎能不是家中的宠儿？

文荻不同，父亲要他学医，他不肯，父亲要他学农，他不愿，他总喜欢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他默默考上台大物理系，虽是最好，最高分的系，但是，激怒了固执的父亲——年老的父亲沛生认为，儿子的前途该是他心中的棋子，棋子竟然自己走路了，他怎能不怒？何况文荻沉默寡言，脸色冰冷木然，甚至连一点表情，一丝微笑都没有，难得说一句话，这样的儿子——不说也罢，是吗？

文荻走进大铁门，随手关上门。老远的，他就听见

文瀚的笑声，这个哥哥，似乎是父亲的珍宝，文荻从来没有领受过父亲一次好好的笑容。

客厅里，文瀚正在讲着什么，父亲沛生听得聚精会神，文瀚更是眉飞色舞，当然又是在医院医治了一个特别的病人了！文荻低着头，不声不响地回到他房里。

事实上，文荻是个十分出色的男孩子。他的脸孔尖削而精致，上帝似乎特别的偏爱他，为他造了一副漂亮的外貌。因为母亲有一些荷兰人血统，他看起来有些像混血儿。他的眼睛精明而带点忧郁，他整个外表，潇洒之外，还蕴藏着一种神秘的品质——神秘得使人只能看见他所做的一切，而不明白他所想的。他年轻却深奥，从他紧闭的薄唇能看出他的坚毅，从他的浓眉和挺直的鼻梁，能看得出他的果决和不屈不挠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男孩子，却也不是一个容易受欢迎的男孩子！

文瀚不如他漂亮、不如他潇洒、不如他深奥、不如他难懂，但是文瀚有无邪的笑容，有讨人喜欢的嘴，能说出使任何人高兴的话。不如文荻漂亮却并不是丑，文瀚也是个出色的男孩子，最主要的，一个医生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呀！

兄弟俩是绝对不同的，或者，就是因为这种绝对的不同，而使兄弟之间缺少了应有的亲情。他们没有争执，没有不和，只是——大家都漠不关心，尤其是文瀚，他似乎瞧不起这沉默寡言的弟弟！

餐桌上，因为文荻的加入，而使气氛变得沉闷了，文瀚也不说话，各人都低着头吃饭。

“哦！晚上你没事吧？”沛生看着文瀚。“我们去隔壁李家，李祖尧找我下围棋，你去跟星若，宇若兄妹聊

冬 聊!”

绿 贴又热心，永远是最孝顺的儿子。

4 “星若——是个好女孩!”沛生说，微微自得地笑了。

“好是好，太小了!”文瀚耸耸肩。“大学二年级，才二十岁吧!”

“年龄不是问题，年龄不是问题!”沛生一连串的自语，那得意笑容更浓了。

一旁的文荻皱皱眉，好厌恶，好不耐烦地放下筷子，一声不哼地掉头而去。他不满意的是沛生和文瀚的态度，李星若那个女孩子——好像非要嫁给文瀚似的。文荻并不喜欢星若，他对她甚至没有什么印象，只是——沛生和文瀚太异想天开，以为只有文瀚最了不起!

文荻离开后，沛生的脸色一变，这个儿子目无尊长，简直有些——悖逆。

“文荻——真该好好管教一下!”他愤愤地说。

“爸爸，别为文荻生气，他就是那么一个怪人。”文瀚笑着说：“让他爱怎么就怎么吧!”

“现代的年轻人，简直无法无天，”沛生摇摇头。“什么嬉皮士，烟皮士，不是颓废就是悖逆，文荻——唉，文荻若象你的十分之一就好了!”

“我也没什么好。”文瀚摇头。但是，从他的笑容里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满足父亲这么夸赞他。“也许我年纪比较大一点，不会受时代不良潮流的影响!”

“不，你从小就是与众不同的好孩子!”沛生换了副笑脸对文瀚。“你是与众不同!”

“不是与众不同。”文瀚脸色严肃起来，他看来是无比的真诚。“我知道做人的道理，懂得争取更高的目标，人不能白白来世界上走一遭，总该有些成就的！”

“有志气！”沛生重重拍一拍文瀚的肩。“天下男孩子都像你，世界必然完全不同了，你一定会成功的！”

文瀚笑一笑。他那讨人喜欢的孩儿面上，涌起一阵激动的红晕。提起前途，想起将来，他总有一份说不出的激动，他似乎有个十分奇怪的信心，他将来必然成功，必然是最出名的大医生！将来——哎！将来是什么时候呢！五年？十年？不，他不能等那么久，他要立刻成功，五天，十天，五个月或十个月，他绝不能等那么久！

“谢谢你的鼓励，爸爸，”他再笑一笑，“你的鼓励会是我最大的帮助！”

沛生再拍拍他，父子俩相偕走出饭厅。

艾家的房子相当讲究，占地十分大，自然是在郊外的关系。室内布置很朴实，很有书卷气，也比较古老。客厅里摆着真皮制的大型沙发，是十多年前的那种款式，酸枝木的家具虽名贵却笨重，有一些并不太值钱的古董、古画。书房里的书多得挤不下，有一部分也移到客厅来，集中在一个巨大的书柜里。沙发下有一张十二英尺见方的阿拉伯地毯，很旧，褪色却点尘不沾。

沛生在沙发上坐一阵，吸完一斗烟丝，站起来说：

“我们走吧！”

穿过黑暗的大花园，经过那扇沟通两家的小门，进入李家的庭院。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环境，两家虽有相似的房屋，相似的花园，但李家——似乎是好莱坞比华

利山上的明星住宅。园中有明亮、别致的灯柱，照耀着白色游泳池中的浅蓝色水波，整齐的花砖地，人工装饰的花坛，落地长窗里，米色窗帘掩不住的柔和灯光。李家是绝对现代化的，和古老的艾家完全相反。

“嗨，祖尧！”艾沛生走进客厅。

李祖尧正在翻一本时代杂志。他是个五十多岁，两鬓微霜，风度绝佳的男人，受过新时代，新潮流的洗礼，开明而朗爽。他是个商人，代理美国一家很大的船公司业务，却没有一丝市侩气味。他的太太正在看电视，是个修长，高贵的妇人，一看就能看出她的良好教养，她不是大美人，却有一股亲切的吸引力。夫妇两人看见沛生父子，同时站起来相迎。

“现在才来，我刚预备叫星若过去请你！”祖尧说：“文瀚，今天不当晚班？”

“李伯伯，李伯母，”文瀚十分周到的先打个招呼，“昨天才晚班，今晚休息，来看看宇若，星若。”

“宇若出去了。”李太太微笑的望着文瀚，谁不喜欢这样的年轻人呢？“星若在，我叫她来！”

“不，别叫她，也许她在做功课，我进去看看吧。”文瀚好体贴的。“她若在忙，我就来陪伯母看电视！”

“好，好，你进去吧！”李太太好满意。

那边，祖尧和沛生已坐在摆好的棋盘前了。李太太看了一会儿，吩咐女工预备茶水什么的，又安静地回到电视机前。她安详的笑容里，可以发现她对这个家，对丈夫，对儿女，对生活是多么满意。他们并不怎么富有，他们所有的一切全是辛辛苦苦去挣来的，他们却不作金钱的奴隶，整日在钱孔里打滚。他们懂得生活，热

爱生活，也享受生活！

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！

文瀚轻轻穿过餐厅的小走廊，熟悉地停在一扇门
外，犹豫一下，轻轻敲敲门，同时露出一个温柔的、无
邪的微笑。

“进来吧！”星若在房里应着。听她的声音，她该是
个爽朗的、不拘小节的人。

门开了，一阵“钟拜亚丝”的歌声迎面而来，细细
的，轻轻的，充满感情，不带一丝人间烟火味的歌声，
就是那常常抗议美国政府的钟拜亚丝？

“星若，是我！”文瀚走进来。

“哦？艾文瀚！”星若抬起头，不热心地抛来一个微
笑。

她坐在地毯上，正在看一本外国明星杂志。她是一个
特别的女孩，特别得——只有淡淡的女孩子味道。她
穿着一条紧身的米色牛仔裤，赤着脚，身上是一件大了
几个号码的男孩子运动衫——大概是宇若的。头发是最
流行的“迷你中庸”装，就是前面剪得好短，后面则长
过脖子，看起来像个小男孩。浅褐色的皮肤，亮晶晶的
眼睛，有点倔强，刁蛮的嘴唇，她不算很美，最特别的
是那只俏皮的小巧鼻子，使她十分惹人喜爱。

“不欢迎吗？”文瀚坐在那惟一的圆垫上。

“怎么不欢迎？我向来欢迎每一个来找我的朋友，”
她扔开杂志。“要口香糖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！”他摇摇头。“我以为你在做功课！”

“别提了。”她摇摇头，从地上跳起来，松垮垮的运动
衫很有风味。她相当高，有五英尺六寸的样子。“明

冬 天要考试，但是我预定好今晚要听钟拜亚丝的歌！”

“预定好？”他不懂。

绿 8 “上个星期就排好的，我一定要听完才看书！”她皱皱鼻子，把口香糖纸抛出窗外。

“你也是个喜欢预定的人？而且固执得不肯改变预定的事，像我们那个拉链一样！”他笑笑。

“拉链？”她糊涂上了，是指人？

“文荻！”他摇摇头。“一成不变，墨守成规，非依着那个轨道走不可，不像拉链像什么？”

“文荻是拉链，我可不是！”她笑起来。“我不许你给我取这个难听的外号！”

“行！星期六一起出去玩？”他看着她。

“威胁吗？”她又着腰，野野的。

“不敢，是要求！”他还是笑。“你知道，你的父母都喜欢我，而我父亲又喜欢你，懂吧！”

“不懂！”她想也不想。“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没有关系？他们希望我们俩能恋爱！”他说。

“恋爱？”她歪着头想一想。纵声大笑起来。“你说恋爱？我和你？天晓得！”

“怎么了？不行吗？”他不笑了。

“我这个人永远不会恋爱的！”她正经起来。“对男孩子，女孩子，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同！”

“怪论，每个人都要恋爱的！”他说。他并不真心要和她恋爱，他只是这么说说。

“不包括我，”她在地毯上躺下来，两只手枕在脑后，“我永远不会爱上一个男孩子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我觉得我也是个男孩!”她似真似假。“两个男孩子恋爱——不正常,变成同性恋了!”

“天!你的思想有问题!”他夸张地叫。

“该看医生吗?”她指着她。“我比医生更正常!”

“星若,你在开玩笑?”他问。

“真话!”他指指天,作发誓状。“女孩子一定要恋爱——俗气,而且就算我俗气,对象也不会是你!”

“为什么?”这回他真的惊奇了,他不够资格?他有人人羡慕的好条件啊!

“好简单,我们太熟,太了解,没有一点神秘感,”她很认真,不像在开玩笑,“你只像个哥哥,像个弟弟,跟卡尔一样!”

“卡尔?——哦,是宇若!”文瀚说。卡尔是宇若的英文名字。“我怎能跟卡尔一样,卡尔的朋友多得像海滩上的细沙,我没那么好的本事!”

“我不管你有没有本事,我们俩——没希望!”她说。仍旧躺在那儿。

“怎么样的男孩子才有希望呢?”他逗着她。事实上,他真当她是小妹妹。

“嗯——没有想过,”她沉思着,“神秘一点,冷酷一点,百分之一百的男孩子,最好像块钢铁,也要像谜,我看不透,了解不到的!”

“文荻!”他叫起来。

“什么文荻?”她沉下脸,有点不快。“我和他是冤家对头,我们互相没有好感!”

“但是——文荻就是你说的那种人!”他再叫。

“他——只是条拉链!”她瘪瘪嘴。“别提他了,你

说星期六出去玩？”

“嗯，去吗？”他问。

唱片放完了，她站起来换了另一张，是汤钟士的。

“你喜欢汤钟士吗？”她答非所问。

“不喜欢，”他断然地，“简直是在吼叫，英国女王的丈夫说汤钟士的演唱是阴暗的！”

“鬼扯！他懂什么，他在嫉妒，”星若大叫起来，“做女王的丈夫，无所事事混日子，说汤钟士阴暗，人家能赚五百万美金一年，他呢？就会为女王制造儿子？”

“星若，怎么说得这样难听？”文瀚也叫起来。制造儿子？该是这小女孩说的吗？

“难听？这是事实！”她倔强地涨红的脸。“只会打马球，上电视，旅行，算他命好，‘嫁’了个女王！”

“怎能说嫁？他是男人呀！”文瀚给她惹笑了。

“管他，不是人人都叫他‘王夫’吗？还不是嫁？”星若一点也不妥协。“你为什么帮他，想学他？”

“我没有理由骂他！”文瀚还是笑。“汤钟士对你这么重要？”

“不是重要，我喜欢听他唱歌，”她坐下来，双膝盘着，“他够劲儿！”

“小星若，该学斯文点，说男孩子够劲儿，你不脸红？”他点一点她鼻尖。

“脸红？”她大惊小怪地。“我正光明的，我敢上电视台去广播！”

“后生可畏！”他摇摇头。

“别装得这么老气横秋，”她扭扭他鼻子，“说吧！我们去哪儿玩？”

“我的一个同事订婚派对，我们一起去！”他说。

“哦！原来利用我，做你的舞伴！”她瞅着他。“看你这么热心，那个同学一定是什么财阀，贵族之子了！”

“是十大‘国小’之一的儿子！”他不以为憾地笑笑。

“十大国小？”她以为听错了。

“十个台湾最有钱的人，而他们都只是国民小学毕业，所以称为十大国小！”他说。

“好，我跟你去，”她答应了，“台湾最有钱的人，见识一下也好啊！”

“说不定钓个金龟呢？”他打趣着。

“你自己去钓，我才不是那种人！”她扮个鬼脸。

房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，一个高大的、潇洒的、十分英俊的男孩闯进来，他带着玩世不恭的笑容，懒洋洋的步伐，吊儿郎当的态度。

“哪一种人，在说我吗？”他夸张地一弯腰，十分洋派的绅士作风。

“卡尔，这么早！”星若不叫哥哥，也不叫宇若。

“那个小妞儿脸孔不错，可惜什么都不懂，好象面对着一块木板一样的无味！”宇若施施然躺在星若床上。

“卡尔，这样风流，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应！”文瀚说。

他默默注视着宇若，他心中有点忌妒宇若的。宇若那潇洒的风度、那懒洋洋的神态、那色眯眯的眼光、那毫不在乎、玩世不恭的笑容，组成一股强烈的男孩魅力，不是文瀚，不是文荻，也不是任何人能比得上的。宇若不正经，宇若风流不羁，宇若对任何女孩没有长

冬 心，而且，宇若不曾好好念书，不曾正正经经做事，但
绿 子都会情不自禁，宇若，一个标准的大情人，一个天生
12 的情场浪子！

“报应吗？来吧！”宇若毫不在意，“我虽风流，却从来不伤天害理，我是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，懂吗？”

“正经一点，行吗？”文瀚摇摇头。

“碰到你这正经的大医生，我已经是最正经的了！”宇若眯着眼笑。“你在追星若吗？”

“没这本事，星若不喜欢我！”文瀚笑笑。

“我的妹妹，”宇若傲然地拍拍胸脯，“将来非有个王子或得诺贝尔奖的天才来追才行！”

“卡尔，不许你说我！”星若扔一本杂志过去，正好盖在宇若脸上。

“是，是，小妹，我们俩是河水不犯井水！”宇若说。

“不许叫小妹，不肉麻吗！”星若掩着耳朵。

“是，是，李星若，”宇若装得委委屈屈地摇摇头，“下次不敢了！”

李太太轻轻推门进来，她笑得温柔，慈祥极了。

“文瀚，你父亲要回去了！”她说。

“哦！这么快就下完棋？”他看看表。“我陪他一起走，我家园里没有路灯！”

“星期六见！”星若头也不回地又换上一张唱片。

宇若从床上跳起来，揉一揉星若的短发，走到李太太身边拥住她的肩，在她面颊上吻一吻。

“好妈妈，明天见！”他径自回到房里。

李太太怜爱地目送着儿子高大的背影消失，才匆匆地赶到客厅送艾沛生父子。

星若的房又响起钟拜亚丝那怨怨的、成熟的、出尘的、充满感情的歌声。

她用赤脚把那些外国明星杂志踢到一边，从书桌上拿起一本厚厚的英文书，坐在地毯上开始看了。一边看，一边从抽屉里抓出一些牛肉干、瓜子、话梅、水果糖之类的零食，一把接一把的往嘴里送，她越吃越起劲，看书的精神也越来越集中了。

她就是这样的一個女孩子！

有点怪，有点少见，是吗？

× × ×

文瀚带着星若参加了那位财阀儿子的订婚宴。

是在一家普通的观光酒店里，地方不大，人也不多，和星若想像的，有很大的差别。十大财阀之一的儿子，当然不是等闲之辈，怎么会弄得这么寒酸呢？

星若看见男女主人，是两个极普通的年轻人，绝对无法在他们脸上，身上发现一丝富豪的影子。那个男孩子也是医生，瘦瘦小小的，就好像营养不良似的。女孩子很美，很秀气，很文静，倒有大家风范。

文瀚把星若安置在一边，他就四下去应酬了。星若安静地坐着，面前一大盘糖果、瓜子，她可不客气地一个接一个地吃了。在这种场合里，她是不引人注目的。她不化妆不戴饰物，也不穿亮晶晶，令人心里直发抖的衣服，她朴朴素素，自自然然，大大方方，如果有一个欣赏力特别高的男孩子，可能会为她所吸引，可惜今晚的男孩都那么差劲，一味奉承装模作样、像戴了面具的

冬 庸俗女孩。

绿 八点半舞会才开始，文瀚这时记起了星若，匆匆忙忙跑回来，拉着她旋进舞池。

14 “都是老同学，不能不应酬一下！”他歉然地笑。和那些财阀、望族的儿子比起来，他无疑是最出色的，许多女孩子都在注意他。

“都是有钱人吗？”她压低了声音，有丝揶揄。“为什么你的同学都是这么了不起？”

“了不起的是他们父亲，不是我的同学！”他再笑。

“你好像很羡慕似的！”她望着他。在暗淡的灯光下，他发现他竟也风度翩翩，神采飞扬，他适合这场合。

“象我们做医生的，能有父亲助一臂之力，会成功得更快！”他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她歪着头。“我以为医生是不需要帮忙，而且永远帮助别人的！”

“稚气！想想看，如果有个富有的父亲，能替我开一间大医院，情形会怎么样？”他说。

“怎么样？你仍然是个医生！”她直率地。

“那不同，那时我会是一院之长，所有的人都听我的，而我不再需要听别人的！”他说。

“你的野心真大，”她摇摇头，“你也要象那个财阀的儿子？”

“象他们？”他轻视地看看四周。“他们有钱也不会利用，十足是钱的奴隶！”

“你这人狂妄得很，幸亏我不喜欢你！”她再摇头。

“你不以为他们不如我？”他不为意。